



《攻占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》220厘米×500厘米 1997年

橡笔绘史起巨澜

——访著名油画家陈坚

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

漫漫求索

故乡无锡是陈坚接受艺术启蒙的地方。当时，家乡流行一种碳粉画，陈坚祖父的一位朋友就从事碳粉画创作，童年时代的他，经常跟随祖父到这位朋友的店铺，每当店里有裁下来的绘图纸，店员们就拿给幼小的陈坚，老友们聊天叙旧，他就在一旁默默地画起来。除了软笔碳粉画，他还拿石笔在老房子的木地板上画汽车、马、电影海报，各种各样的帽子……废纸片、木地板，成了儿时陈坚尽情挥洒梦想的画布。见陈坚对画画如此着迷，并不懂画的爷爷拿来家中一本《丰子恺画册》，指着用笔简约、意境幽深的丰子恺漫画对他说：“你将来就学这个，这个简单。”但陈坚告诉爷爷，他要学有光线、有明暗的画。这是他对于油画的最初理解。若干年后，那个执意学习油画的孩子固执地坚守他的艺术梦想，凭借一幅幅优秀的军事历史题材油画影响了画坛。

但凡艺术上的集大成者，多离不开自身在专业道路上的苦心求索。读书时赶上“文革”的陈坚，学校停课了，就在别人的介绍下到工矿、机关画巨幅宣传画。起初只是打打格子，慢慢地开始画领袖像，单位通常会请一顿饭作为酬劳，能有这样的作画机会，他乐在其中。作为“文革”中的“老三届”，1968年，陈坚离校后到苏北农村插队锻炼，在那里，他开始了油画创作上的一些初步尝试。当时，11名上海知青在黄山茶林场为抢救财产牺牲的事迹轰动全国，一幅以此为题材的画作《胸怀朝阳何所惧，敢将青春献人民》被各大媒体登载。陈坚把这幅

画临摹到公社门口“知青组”的宣传墙上。除了临摹别人的作品，一有闲暇，他还常到铁路上观察老式蒸汽机车，回到住处，再把这些造型复杂的“火车头”一一默写下来。这种默写尝试，为他以后掌握绘画造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70年底，陈坚在一张入伍志愿单的“特长”一栏填上了“绘画”，就这样，他被江苏省军区作为文艺兵招收录取。入伍两年后，他产生影响的作品《夜巡》、《我为祖国守大桥》便相继问世。带着收获的喜悦，1973年，陈坚走进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深造。一年半的学习，他如饥似渴地扎进图书馆观摩画册，列宾等俄罗斯巡回画派写实大师的画作是他那时膜拜的对象。更让他至今难忘的是，“解剖”、“透视”课上，老师拿圆珠笔在自己大腿上画“分面”、“结构”的情形。短暂的美院生活，让他从未接受理论学习的陈坚受益匪浅：“很多老师教法虽然不够正规，那套方法对我日后创作的帮助却是最大的。”

带着自身的体悟和学校的滋养，毕业后，陈坚走进了南京军区的机关大院，在那里，他开始接受一些重大军事历史题材的创作任务。《淮海大战》、《毛主席与抗大教员谈话》、《跨向大上海》、《攻占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》等，这些陈坚笔下的作品，以栩栩如生的形象，再现一个个珍贵的历史瞬间，让人过目难忘。因此，陈坚也常被誉为抓型快、天赋高、悟性好的画家。“现在回想起来，之前画领袖像、临摹画，对我后来画大画，锻炼很大。”



《兵·上将许世英》176厘米×150厘米 2007年

绘史之路

温婉细腻的江南气质，加上严谨、硬气的部队作风，在陈坚身上呈现出巧妙的圆融，这种水乳交融，也持续到他写实油画中。观摩陈坚的画作，你会被它所传递的历史瞬间的大气磅礴震慑灵魂，仔细凝视，又会为它真实细腻的笔触感动心扉。而这种艺术效果的背后，陈坚常常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。

2004年12月10日，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的授奖仪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，陈坚的巨幅油画作品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荣获金奖。这幅表现“日军签降一幕”的重大历史题材油画，陈坚一画就是16年。

1987年，在北京王府井书店，陈坚买到一本《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》，看到其中“日军签降一幕”的报道，一个重大历史题材油画创作计划在他的头脑中酝酿。到1993年正式起稿，其间6年，陈坚准备了大量的文字、图片资料。对于日军服装的样式、军衔领章、勋章的位置；中方军人的服饰、领章、“中正剑”的佩挂；受降席桌布的颜色等，他都一一进行了考证，有的还亲手制成道具供绘画使用。

其实，在1995年，第一篇《日落：1945年9月9日9时》就已经画成了，陈坚觉得尺幅较小、视觉冲击力不够，1998年他又重新起稿，将画布的宽度由

画笔情深

画历史，必须懂历史，更要尊重历史。“再现历史，并非简单地临摹、复制历史档案中的图片。当你真正探寻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，你会发现，手中的资料往往太过单薄。”多年接触重大历史题材，对于史料，陈坚养成了史学家一般的严谨态度。每当翻阅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，或者阅读一段段旧闻记述，那些走进历史的人物又从历史中走出，他不仅揣摩他们的神情，还沿着他们的人生轨迹，触摸他们各自的灵魂脉络。凭借丰厚的积淀，陈坚对于历史题材的把握游刃有余，而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，他也找到了一条创作原则：“‘大历史’必须真实地还原，为了‘大历史’的真实，可能要加重某些细节的分量，抑或剔除一些枝蔓，甚至要大胆地‘失事求似’。”

在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中，受降仪式原本在礼堂内举行，而陈坚大胆地把它调到室外——雄壮的花岗岩基座稳扎大地，庄严的大理石圆柱擎天而立，在恢宏的浮雕式背景下，庄严凝重的中国战区受降大典正在进行。他认

原来的3.15米扩为6米。寒来暑往，几度春秋，陈坚要通过手中的画笔，客观冷静地呈现那个凝固的时刻：“抗战胜利是个悲壮的胜利，考虑到这种氛围，在二稿创作中，我把曾在第一稿中出现的繁杂的背景人物删减了，现在看来，人物减少了，反而气氛加强了。”为凸显作品的纪实特色，陈坚力求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以特定环境下的历史真实。为此，他从生活中寻觅长相近似的老友为模特，不厌其烦地反复尝试。考虑到油画中的布光，他把灯夹在自行车上，骑车到朋友家中，按照自己预设的角度拍下一组组照片。后来，陈坚按照这种尝试完成了日将冈村宁次、小林浅三郎的塑造。

漫长的创作历程，陈坚每一次对作品的修改都是完善与修正的结合，16年心无旁骛，只为历史瞬间的真实再现。2003年，作品画完最后一笔，陈坚将它更名为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。冷静的表述，恢宏的构架、细腻的技巧，真实的笔触……这幅作品一经发表，便引来前所未有的震撼。作为该油画的作者，陈坚在欣喜之余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，“仿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内心就像全部被掏空了。”他坦言，以后这种分量的作品，自己很难再超越这幅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。

为，整幅画需要一种氛围的营造，从绘画语言来讲，更需要一个支点完成构图，无论从历史、艺术的角度，这样的调整都不违背创作中的“真实原则”。而在另一幅油画《冬雪》中，淮海战役的五位总前委，屹立于冰天雪地，气韵生动、神采各异。陈坚坦言，这幅作品，创作灵感仅来自淮海战役中五位总前委的一张历史照片，在史实中，整场战役，五位总前委并未在一起进行指挥。然而，作品仅反映照片的内容远远不够，陈坚感觉到这幅画还应展现出淮海战役胜利在望时，五位总前委按照军委部署准备渡江作战的从容气魄，他又从人物关系、动作、色彩上大胆探索，以艺术化的手法巧妙构思。

在陈坚看来，让历史语言与艺术语言融会贯通，没有特殊的窍门。“兴趣和基本功是首要的，更重要的是能够潜身体悟。”创作中，他常常走进历史记忆的瞬间，完全进入角色。《共和国的将帅们》、《冬雪》、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、《红毯述》这些作品，几乎都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完成。这些作品，或将超越历史时空的震撼效果宣

他出生于江南名城无锡，带着对油画的热爱苦心求索；他从19岁穿上军装，便与一幅幅军事、历史题材画作紧密相连；他16年仗笔虔行，以超人的毅力绘就了一幅气贯长虹的纪实性历史巨作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。他就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一级美术师、著名油画家陈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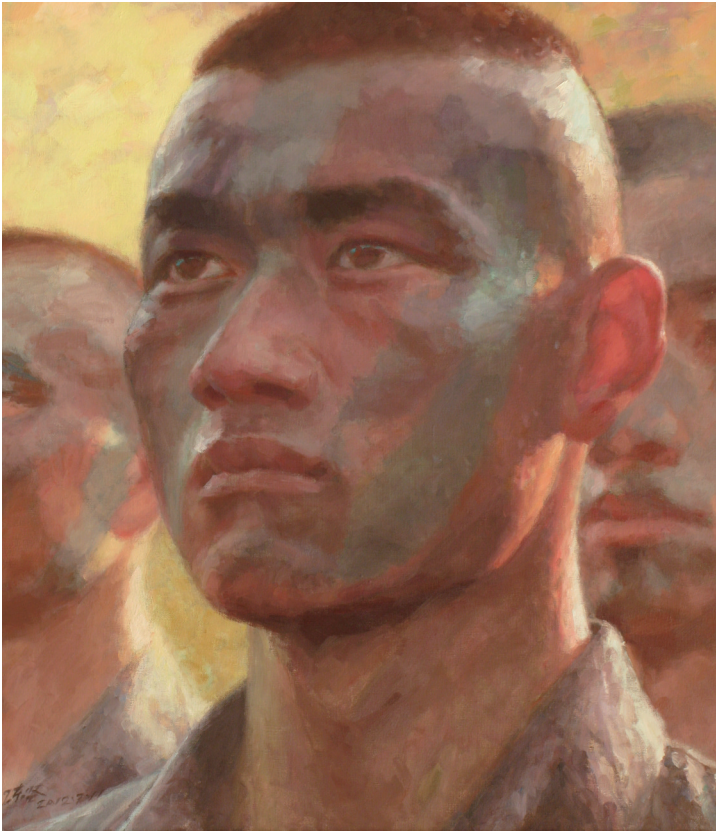
陈坚，油画家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江苏省油画学会副会长。作品以军事历史题材为主，主要作品有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(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)、《冬雪》(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)、《1949年春进驻南京总统府》(第十届全国美展一等奖)、《堤》、《X日》等。部分作品陈列收藏于中国美术馆、军事博物馆、抗日战争纪念馆、平津战役纪念馆等。

染得淋漓尽致，抑或将洒落在历史尘埃里的碎片重新拾起，无论画作本身还是其背后的故事，足够引人流连。

关注重大历史题材的同时，陈坚的画笔，从未忽略对现实题材的关注。多年来，他的“写生之路”踏遍营房哨卡、训练基地，在与战士的相处中，创作了《大路旁》、《震撼的大地》、《堤》、《X日》、《兵·上将许世友》、《炼》、《我的生日》等一系列作品。这些作品以细腻的格调、

生活化的视角，折射着对他普通士兵生活的观照，与他众多重大历史题材油画的冷峻、严谨相比，多了些柔美、灵动，展示了他的另一种创作面貌。

“中华民族历史上有太多让我心灵震撼的光辉瞬间，我更感激在部队得天独厚的创作环境，历史、军事题材油画是我艺术生命的重要部分。”带着这份挚爱，陈坚又开始了新的选题酝酿，而他笔下的那种震撼仍将继续着。



《我的生日》132厘米×150厘米 2012年



记者 孙丛丛

将绘画融进生命的人

孙丛丛

采访前，第一次看到《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·南京》，我为那一历史瞬间的真实再现而凝神屏息，有如时间凝固，作品的磅礴浩然之气，让我深受震撼。同样震撼我的，还有它背后的那个数字——16年。16年，若放置于历史长河，不过一瞬；而对于人生来说，却足够漫长。我在想，这幅画的作者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，能抵御外界的纷纷扰扰，如此执着地耕耘磨砺？这又需要怎样宁静澄明的内心世界？

走近陈坚老师，心头的疑问逐步消解。眼前这位艺术家，带着江南水乡墨韵所赋予的专属优雅，谦和平易。话里话外，尽是他与绘画的情缘，哪怕第一次相见，也能与你打开心扉，尽情畅谈。他说，他不太关心绘画以外的世界，但是，只要跟画有关，就力求尽善尽美。因此，为了构图中的一个方位，他会忍痛割爱，弃置即将完成的草图；为了求证细节，他收集资料不厌其烦，从来不计成本；为了专心作画，他会推掉琐事，钻进画室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物我两忘……绘画就是陈坚老师的全部生命，平日的的生活可以平淡至极，但画里的况味必须耐人寻味又极不寻常。

我常以为，一个艺术家，若有一两件作品能被多数人仰望，就足以证明他艺术的博大。而像陈坚这样的艺术家，一个将绘画融进生命的人，被人们记住的，又岂止一幅《公元》。



《冬雪》300厘米×170厘米 1999年